



我和我的祖国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

主办 甘肃日报社

协办 甘肃红川酒业

抵达八步沙的时候,有早八点半的晨光。光与影投射在沙海里,金色、橙色、红色、绿色……一种虚幻和旋涡从树梢草尖透过,加之风的加持,整个沙漠里,仿佛无数个五彩的精灵在轻歌曼舞。

目之所及,成群结队的绿,不同年龄不同资历不同植株多层次的绿,洋洋洒洒晃着身子,唱着曲子,一副无所畏惧、无拘无束的样子。

绿与绿之间,溢出一片粉,淡粉、酒粉,缠在细细的枝干上。绿与粉之间,又钻出一抹黄,淡黄、米黄,举着蝶形花冠。

密密匝匝一团团,郁郁葱葱一丛丛。一阵风吹来,一波又一波,上下起伏,左右晃动。

绿的是草,各种品种的草;粉的是红柳,黄的是柠条,还有粉白碎花的沙木蓼、紫红多刺的马刺盖,以及那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花草草……

“‘八步沙,出门八步便是沙’,我这走了该有八百步了吧,沙呢?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这沙海早就变成花海了。”同行的第二代治沙人、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笑着说。

沙海可怖,花海可亲。置身花海,轻轻地走,一个都舍不得碰。哪会舍得,轻轻地抬高腿脚走,轻轻地歪着脑袋看,心说,慢点,慢点,别碰着了。

一些类似干柴的根茎,粗壮、遒劲,裸露在沙土外面,有很粗的纤维,呈螺

多彩八步沙

□ 朱莹霞

出年轻,但它仍活着,枝叶繁茂地活着。

一棵树存在的意义,已经不只是遮风蔽雨、固沙增绿。

伫立于这棵树前,你看到的不只是树,还有四十多年漫漫时光,四十多年风霜雨雪、沙石漫天,四十多年治沙人扛铁锹、绿进沙退。这不是一个简单栽种的问题,而是在四十多年里,所有的精力、情感,糅合着汗水、泪水,浇筑在养护的过程中,只为保住绿,住住沙。

如果只看树,那你的脑海里只会有一句话:生命力!

是的,伟大的生命的力量!

都说时间是永恒的,可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棵树上留下了什么?四十多年,风将它根部的沙土陆续吹走,它便陆续向下扎根,即使它扎根的速度赶不上风吹的速度,它也在无土无沙的半空中,将根茎孕育得如枝干般粗壮。

“一棵树,一把草,压住沙子防风掏。”“八步沙的树绿了,‘六老汉’的头白了。”

风沙终究会逃离,从榆树根部逃离,从柠条的灰白中逃离,从红柳的柔软中逃离,从麻雀的声声歌唱中逃离,从“六老汉”三代人矢志不渝的坚持中逃离。一棵棵扎根大漠的绿植,就像一代代坚守家园的治沙人,坚韧顽强,不

气馁,不妥协。

这黄沙之上方寸之间坚韧的生命力量和搏斗精神,怎不让人折服,怎不让人敬畏。

三

顺着飘带一样被风吹弯的路,我一点点抵达沙漠深处,它阔大的深处,四十多年前很难走到尽头的深处。

凹下去的沙窝里,凸起来的沙丘上,都有花有草。背阴处的植被愈加稠密了,随意拔节出来的灌木、乔木等,铺在沙漠里,根叶肥润,一株挨着一株,叶叠着叶,排出不怕风吹雨打的阵势。

一望无际的绿色中,黄色的毛豆,一直向深处延伸。更深处的黄,已成为一个点,如绿洲中的一块金子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啊。

八步沙,出门八步、八步、八千八万步全是花。

蝴蝶闻香而来,鸟雀逐翠而至。一只野兔蹬着后腿,不紧不慢跑向草木深处。

一只野鸡拖着长长的尾巴,向前匆匆跑了几步,展开长长的翅膀,轻轻地飞走了。

在一株新补种的梭梭前,郭场长怜

向故乡靠近

□ 胡全旺

雨水从七月开始
嘉陵江、珠江、巫山
都在诉说浓雾的忧郁
秋的风吹响
连续的雨水被除
蔚蓝的天空上太阳激动
美好的日子诞生
再次相约吧
黄土高原的秋风
正在等一次甜蜜的话语
从鹏城出发
自山城起身
向收获的故乡靠近

栎树花开

□ 冯旭文

飞往秋天深处的蝴蝶,
一群一群
栖息在树梢,中途的休息
是为了更远
继续飞
继续叙述生命的不屈
你是否也看见了,那一树
一树的红灯笼
照亮了,未完的路

洋芋搅团

□ 胡依天

古今的洋芋是一家

姓氏是山川大地
名字是傍晚的灯火
时间
做出永远的菜肴

在陇南
吃一碗洋芋搅团
历史和未来都是味觉
洋芋像是一团白云
天地祥和

一碗酸菜汤
不再说什么
默认了酸辣清香
听从了喉咙和胃
从古到今的呼唤

蓝蓝的青土湖

□ 吴农荣

天蓝蓝,水蓝蓝

湖草如烟,碧波荡漾
好清好爽像我的童年
苍翠的梭梭向我招手
笑咪咪的红柳妹头顶彩霞
那些水灵的芦苇
钉子一样把我的思念
铆进丝绸一样的黄沙
蓝蓝的青土湖
梦境一样在眼前凸现
一支爱情的歌止于旷野
一双水灵的眸子镶嵌在瀚海
那些老红柳还在
我知道,它青春再发
漫步于
鹅卵石铺就的水渚仄径
鱼翔浅底,鸟戏芦花
淙淙水流淌着质朴优美
唱的是自然和谐通天涯

袅袅旋律化作江南烟景
儿时的梦已经发芽
青土湖啊
你越古老,越年轻

枣香

□ 石颢

时至中秋,凉意已浓,秋实香飘,卸枣时到。卸枣即打枣,老家乡里人却不叫打,叫卸。

在我的老家,满沟遍野的枣树,长的枣叫金枣,个大,梭状,圆隆,皮薄,色玫,肉厚,核小,味甜,汁多,香浓。

初夏,别的果树都是满枝青果了,枣树才吐出淡黄新叶,而黄豆般大的枣花,扬得满村花香,引得蜜蜂欢歌,蝴蝶翩跹。

中秋,柿子染黄,苹果泛红,枣枣飘香。长在人家院里的,尤其是“一树枣枣关不住”!枣儿卸回家,晒干枣,泡酒枣。收干枣酒枣的日子一临,架着喇叭喊收的车辆准时进村。来时,空车一辆;走时,满满当当。

中秋卸金枣,如过节般。黄

叶红叶绿叶上闪烁银白露珠的清晨,大人小孩,大笼小笼,长杆短杆,一家一家,涌向村野自家的枣林。

一个个沧桑模样的老枣树,个大枝繁,叶浓果密,卸枣很考验人的功夫。身手不凡的青壮年,三两下上了树,先挥短杆子敲卸身边的,再使长杆子敲卸远处的。手握杆子,左右摇晃,树下看的人心惊肉跳,直喊:“操心,操心,小心跌下来!”卸枣胆小者,战战兢兢,唯恐稍有不慎,跌落树下。

树下杂草中带锐刺的酸枣狼牙,卸枣前就被清理。树上的玫瑰暴雨般飘落,树下的人开始捡拾。杂草上诠释收获惊喜的玫瑰,厚嘟嘟的一层,红玛瑙样的惹人喜爱。起初,不捡不拾,直接以手掏笼。不多一会儿,则掏一笼。掏过了,再捡再拾。捡拾玫瑰,得眼尖手快。眼尖手快的人,躲在草底草叶间的玫瑰都会被捡尽;而做事马虎的人,即便玫瑰在脚边静静躺着,也视而不见。没被捡拾走的玫瑰,就成了野兔、山羊的美食。

村里的枣树和村里的人一样,都爱抱团奋进。一片枣林里,极少特立独行的枣树,几乎都是三四棵或五六棵挤挨一处,你的枝里有着我的枝,我的枝里有着你的枝。玫瑰满枝时,有的用树杆子轻轻敲敲,满枝玫瑰一枚不余落;有的用树杆子重重拍打,一些果果仍稳挂高枝头——对于这些,卸枣的人没了耐心,就把它留给鸟儿去卸。乡人晓得,因了鸟儿勤快地啄食枣树的虫子,才有了饱满甜香的玫瑰。

深秋的一天,蓝蓝的天空,云朵悠悠。我们驱车走亲戚,也去大山深处赏秋。宽阔山路,盘山缠绕,拐了三道弯。刚冲上塬头,一直急转,到了妻姐家。

连襟老杨正在举竿挽袖打核桃,妻姐浅唱山曲俯身捡拾入笼。鸡蛋大的青皮核桃满院骨碌碌地滚动,啦啦地欢跳。“快进家,快进家。”妻姐慌忙撩起前襟擦手,兴奋地招呼。

院子有篮球场大,一半留给了几棵大核桃树,还有一个花园。花园里的菊花、格桑花、牵牛花,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花,姹紫嫣红,随着微风摇曳,蝴蝶翻飞,蜜蜂浅唱。

站在门硷瞭望,群山连绵,红黄绿相间,彩带一样在云雾中。

猪肉炒鸡蛋、蒜泥拌茄子、洋葱丝儿……满满一桌,羊肉臊子面也端上来了,老杨搓着手,笑哈哈地说:“吃,快吃,没有啥好的,都是自家产的。”边吃边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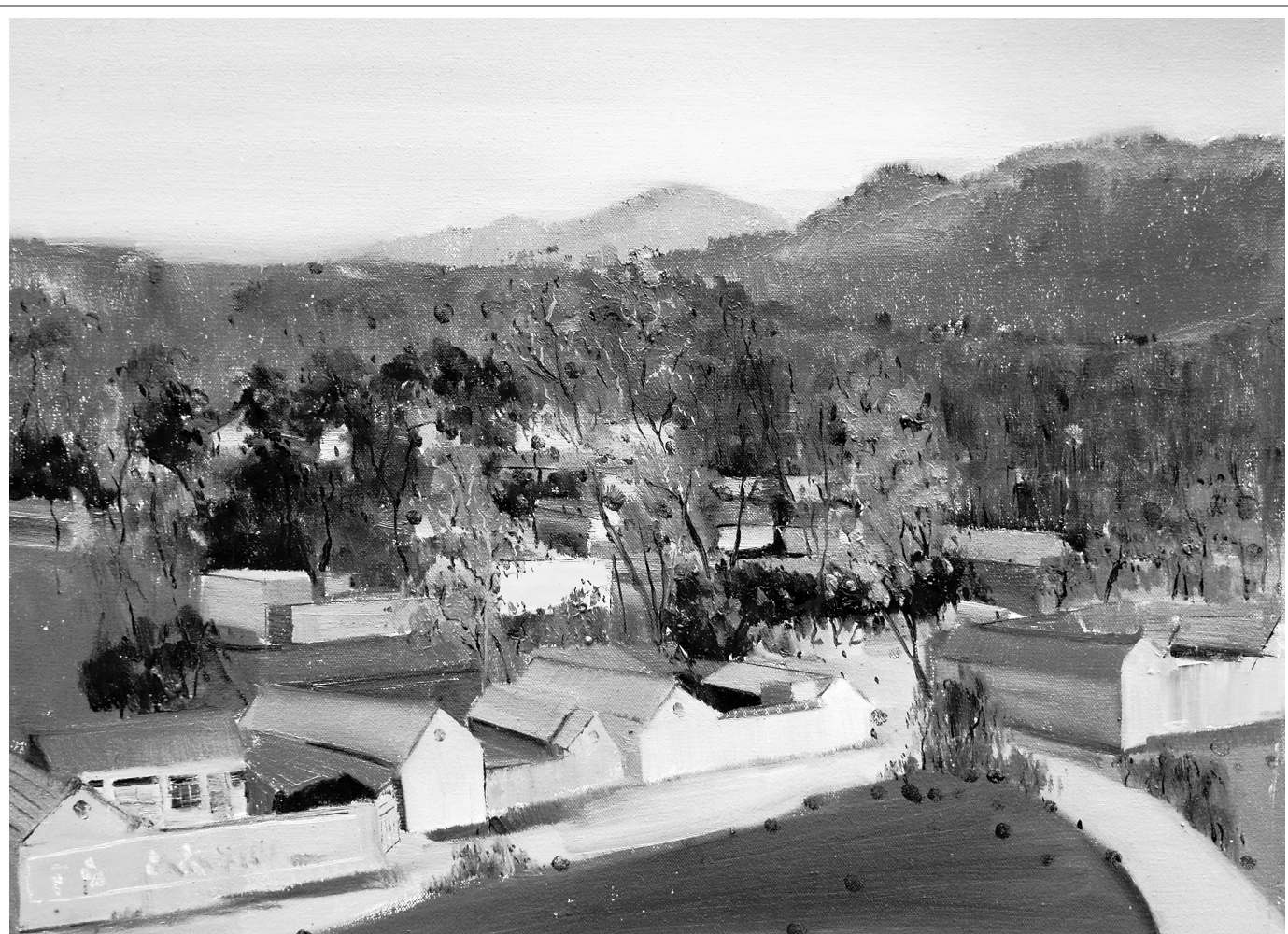
水平堰,堰不大,但梯田一层又一层,一个半圆接一个半圆。只见白胖白胖的籽瓜,足有二尺长,一溜一溜“东倒西歪”,远看没有瓜蔓瓜叶,也是,该到

秋收了。

老杨抚摸着籽瓜,好似在抚摸孙子的“葫芦秃”,满眼含笑:“今年我种了14亩多籽瓜,看这光景,每亩少说也在2400多块钱。”

“这么多瓜,啥时候才能收完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现在不是咱们当娃娃的年代了,耕地、播种、施肥到收割都是机械化,这些瓜,收割机突突一天就收完了,不愁卖,贩子守在地畔等着呢。”妻姐接上话茬:“是咧,现在政策多好啊,种地还有补贴哩。”

说笑着,感叹着。突然,一阵喳喳



百花

第 3273 期

烟雨朦胧

〔油画〕

邓吉刚 作

瓜果累累

□ 张文仓

声从地的那头传来。只见一群花喜鹊围着一个坏瓜抢食。喜鹊的嘴,嗑瓜子比人快,我们赶过去,喜鹊翘尾巴头嗑得正欢。我拍手一声吼,“亮喳喳”,受惊的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头顶飞过,留下一摊瓜子皮。

路过邻家玉米地,玉米秆比人高,玉米叶子干枯,风过哗啦啦作响,每株玉米秆抱两三个胖乎乎的玉米棒。地里套种着籽瓜,阔大的瓜叶摇晃,籽瓜还在生长。老杨后悔今年蔓掐得有点早。

菜园被分割成方畦:辣椒畦,紫红的、青绿的辣椒端翘,挤挤挨挨;生菜

畦,生菜一棵比一棵大,圆叶儿翻卷,绿汪汪的,像泼上了油;茄子畦,茄子拳头大,红色的、青色的、黄色的,像极了小灯笼;白菜畦,新品种大白菜,菜帮白生生的,一叶一叶紧紧拥抱着菜心;萝卜畦,绿头萝卜比大胳膊粗、小胳膊长,大都露出地面,萝卜叶齐腰,几只蝴蝶在叶间来回翻飞;洋芋畦,洋芋蔓下的土堆高高隆起,被地下的洋芋撑开了一条条不规则的裂口,我恍惚感觉土地在欢笑。还有韭菜畦、莲花白畦、豆角畦……一派生机勃勃。

地塬也不闲着,种的是南瓜,瓜叶

惜地用手指笼络着一寸高的枝干说,别看只有这么小,只需要三年,它就会长得一米高了。它们的根系都非常发达,枝干每向上生长一米,其根茎就会向下扎根数米。它们的生长速度慢,地下生长数年才能换来地上一年的生长量呢。

梭梭、沙榆、花棒、柠条、霸王花、沙枣花……

遇见一株讲一株,如数家珍般,郭场长语气里是掩不住的欣慰和自豪,藏在层层黑红褶子里的眼睛,透着光。

他一生的经验,都用在了治沙植树上。他熟悉八步沙的每一棵植物的出土、抽叶、开花与结果,他更熟悉每一阵风吹来,哪一株草木需要养护;每一场雨来,哪一株草木不再需要浇水。

四

一路向北,车子在飘带一样的水泥路上疾驰,随着沙漠地势起伏,俯冲、迭起……

黑岗沙、大槽沙、三道沟、十二道沟……水泥路两旁,是已经被自然降解了的草方格,是高高矮矮生机勃勃的沙生植物,是起起伏伏深深浅浅的绿意滚滚。

“那时候治沙,风一吹,眼睛都睁不开。太阳出来,晒得皮肤生疼,都是在咬牙坚持。”望着窗外已找不到裸露的黄沙的沙漠,郭场长陷入回忆。

而如今的八步沙葱郁、秀美,有着强韧而板正的筋骨,20多个风沙口、130多公里风沙线已全部被治理,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基本完成治理。

当我像一只鸟穿行在沙漠之中,满目的葱茏,让人心生感恩和敬畏。如今,第三代治沙人正尝试“打草方格、细水滴灌、地膜覆盖”等新技术,通过培育沙产业、发展生态经济,走出一条“以农促林、以副养林、农林并举、科学发展”的新路径。